

台灣第一座「國父銅像」的故事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2010.02.22 蒲浩明撰

榕樹下

台北市中山堂廣場東側，臨近武昌街延平南路交叉口的地方，在這個安靜的角落，是老人家下棋、聊天、泡茶的地方。有一座全身銅像，靜靜的豎立在這緊臨繁榮商業區的廣場，大部份的人都匆匆快速通過，鮮少人留下駐足觀看。可是在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九日舉行「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 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台北市有這麼一座已經被列為古物的「國父銅像」，而且它是由先父—前輩雕塑家蒲添生所塑造的作品。

已經一甲子了，一大片高聳大榕樹旁的「國父銅像」靜悄悄的在這裡站了一甲子了，已經那麼久了，銅像表面因為不當的表面處理，數次被錯誤刷上油漆，油漆因日曬雨淋變得斑駁不堪，在這一次的銅像設立六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時候，特別把銅像表面的舊漆刮除，重新以適當的化學藥水處理。

施工的那個星期，台北是正值颱風侵襲，施工現場刮風下雨，但是為了六十週年的活動日期不得不冒風雨來工作，蒲家的後代，筆者的弟弟浩志冒著颱風天的風雨，白天和晚上都親自登上吊車的升降箱上，拿著噴火器為銅像烤火加熱，並上化學藥劑重新做表面處理，終於重現銅像原有古樸的色澤。這是六十年的序曲，讓筆者娓娓道來這尊銅像六十年前的一些故事吧！

先父—雕塑家蒲添生(1912-1996)是台灣嘉義人，為著名前輩油畫家陳澄波(1895-1947)的女婿。其祖父蒲榮玉那一代，由福建遷至台灣嘉義，是位畫家兼佛像雕刻師，父親蒲嬰以從事裱畫為業，也精於人像畫，在嘉義美街開設「文錦裱畫店」，耳濡目染地對美術發生興趣，早年以膠彩畫作品「鬥雞」獲得「新竹美展」首獎。先父讀小學時因導師陳澄波曾經留學日本，回到台灣嘉義故鄉時常在路邊擺著畫架畫畫，先父在路上看見了，心理就想著我也要走這條路，並且計畫也到日本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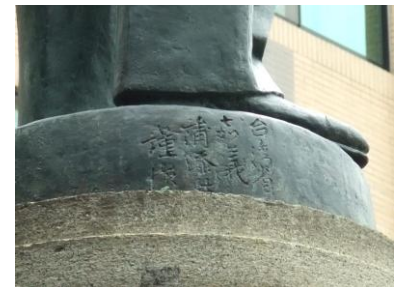
先父在青年時期赴日學藝，師事日本古典雕塑大師朝倉文夫，為朝倉雕塑私塾唯一台籍門生，先父非常優秀，盡得朝倉老師的真傳，1941年朝倉文夫老師力勸留日發展未果後，特贈當時甚為珍貴的十餘禎孫中山先



圖一 民國三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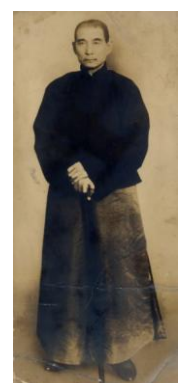
圖二 民國九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三 銅像底座後方的簽名「台灣嘉義 蒲添生謹作」



圖四 蒲添生年輕時赴日學藝，在朝倉文夫雕塑工作室中與作品合影



圖五 1941年朝倉文夫老師贈蒲添生的孫中山先生相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益

生相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益。至此一別，師徒二人相隔十七年，於 1958 年才又再度重逢於日本東京。

1941 年先父於日本學成返回故鄉嘉義，當時台灣社會環境、生活條件尚處艱辛階段，雕塑界仍是一片荒蕪，蒲氏乃擔任拓荒者的角色，當台灣光復初期尚無任何學校科系設立雕塑課程的時候，先父應省教育廳委託，主辦暑期雕塑講習會長達十三年，親自指導而培育雕塑人才良多，並且長期擔任民間的台陽美協雕塑部評審委員以及官方的省展評審委員，做為提攜台灣雕塑後進的管道。

先父雕塑技法剛中帶柔、連皮帶骨，為人物塑像，強調一定要抓住該人的神韻，雕塑技法中充滿著自信，更強調「以技入道」。在一生的作品中，大部分均以人體為創作題材，而人像的塑造，又是朝倉老師傾囊相授的技藝。朝倉老師為日本本因坊秀哉塑胸像的時候，故意保留雙手不做，雙目凝視棋盤，以身體姿態的扭轉，恰似將要伸出無形的雙手，在棋盤放下一子定江山，能量極為強大。而盡得真傳的先父，在接受報紙採訪時曾爽朗的談到：「塑像除了形態正確之外，要有一眼就讓人知道想要表達的精神和情感。譬如說他是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或者是企業家等等，都要有其不同的個性和氣質，又譬如說她是一位啞巴小姐，塑像的時候就必須要掌握和傳達出這樣的感覺和神韻。」筆者個人覺得尤其是這一件孫中山先生的立像，就充分的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氣度和風範，這是先父在雕塑技藝上非常傑出的表現。

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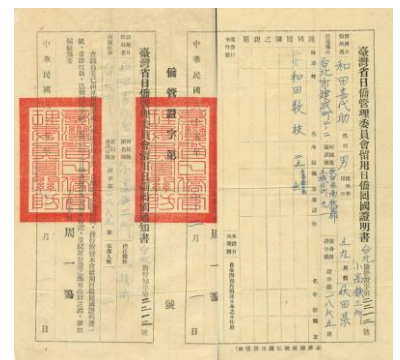
製作「國父銅像」的時代背景是在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初期，全島熱烈歡迎回歸祖國，前輩油畫家陳澄波也率先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向孫中山先生表達崇敬之意，當時的本土金融家，前「大東信託」創辦人陳炘首先提議為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以及國父孫中山先生建立銅像。後來在嘉義接收歡迎大會上，因陳儀曾向接收人員國民政府少將張邦傑提過建立銅像一事，因此張邦傑便請陳澄波幫忙找人，當時台灣雕塑界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還沒有人會做大型紀念像（前後期的雕塑家黃土水於 1930 年過世，黃清埕於 1942 年過世，陳夏雨於 1946 年 5 月剛回台，1948 年之後丘雲、何明績、闕明德等人才陸續從大陸來台），於是陳澄波當仁不讓，內舉不避親推薦自己的女婿雕塑家蒲添生接下這個重責大任。後來非常遺憾的是，陳炘與陳澄波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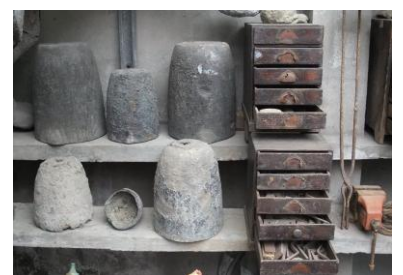
圖六 蒲添生(右下站立者)於雕塑講習會授課，當時台灣學校無雕塑科系



圖七 朝倉文夫老師於 1934 年所塑本因坊秀哉像



圖八 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留用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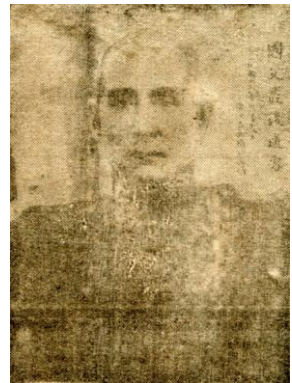
圖九 保留於蒲添生故居的鑄銅工具

人皆因為二二八事件而不幸犧牲。

為製作銅像，先父舉家從嘉義北遷至臺北，借用原為幼稚園舊址的大正町三條通空軍倉庫（今長安東路和林森北路附近）成立工作室，並設立光復後臺灣第一家鑄銅工廠。因應鑄造銅像技術的需要，他特別向政府提出申請，商請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暫延返日留在台灣，引進鑄銅技術。而這一些早年鑄造的銅像，都是他和鑄銅師傅，汗流浹背用鐵棒串著抬起灼熱的鍋爐，裡面裝著一千多度的銅漿，一滴一滴的倒入模型鑄造銅像，這種場景在我幼年的時候烙下深刻的印象。

當時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為了設立銅像，特別成立了由十一個單位所組成的「國父暨主席銅像籌建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間開始，原本預計先塑「國父銅像」，因為一時難覓較好之孫中山先生照片，乃先塑蔣中正像，並在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現在的忠孝東路和中山北路口（行政院與監察院之間）舉行銅像揭幕典禮。這尊銅像身著戎裝，唯獨不戴軍帽，曾在省黨部引起極大的意見，但是先父認為，保留蔣氏未戴帽的頭型，就藝術上的角度而言，更能表現個人的特質。後來據說蔣介石本人看了這一尊「蔣主席戎裝銅像」，表示非常滿意，因此弭平了爭議。

為了訂定「國父銅像」的藍本照片，需要更為清晰的容貌照片，除了朝倉老師贈送的十餘禎相片，先父聽說南京中山陵陵墓中那一尊大理石的國父像雕得最好，於是先父拜託朋友找到那張照片，另外又搜羅了三、四十張各式各樣的孫中山先生照片，最後由台北市長游彌堅介紹一位陳以益先生，他提供了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長崎演講亞細亞主義後拍攝的最後留影，資料蒐集才告完成。



圖十 銅像的藍本 - 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後留影

銅像製作過程

自此之後先父便將照片貼滿牆面，仔細思索孫中山先生的面貌及其精神，揣摩了兩個多月，沉思入神時連飯都忘了吃。但這樣還不夠，又拜託游彌堅市長，於國父之子孫科先生於台北中山堂演講時，特別安排蒲添生坐在第一排位置，聽了兩、三小時的演講，目光卻一直仔細端詳容貌，想從孫科先生找出與孫中山先生容貌相似之處。這樣一直到三十五年六月，才開始雕塑泥模。在民國三十六年塑造泥模衣著時候，還請當時就讀台灣師範學院(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年級的大舅陳重光先生，身著西式大衣，站在箱子上，於寒假過後課暇之餘充當模特兒，每一次至少站立一、二個小時，大舅說他這樣每一次全副武裝站下來都汗流浹背，如此持續三、四個月。

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塑像在槍林彈雨中繼續進行著。因為廚房的外牆牆板有較大縫隙，廚房裡還有機槍掃射後留下的彈孔，我們家人經過廚房時，都還會習慣性的彎腰快跑通



圖十一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過。因為當時情況混亂，許多無端受影響波及的狀況層出不窮，為避免製作進度受干擾而延宕，政府在工作室門口豎立一個「國父、總統銅像製作工廠」的招牌，才免於受擾，避過了動盪期。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國父暨主席銅像籌建委員會」決議在民國三十七年元旦舉行「國父銅像」揭幕典禮，但因物價一直大幅波動，製作「蔣主席戎裝銅像」已經花費掉全部的經費，所以「國父銅像」的鑄造費用都一直積欠著。先父曾回憶說道，因舊台幣四萬塊換新台幣一塊錢，原本預計的舊台幣二十萬元費用，變成新台幣五塊錢，「國父銅像」根本無以為繼。且銅像製作完畢後工作室遭無理徵用，還被士兵驅迫搬離工作室，遷到了鄭州路二十九巷（現在的台北後火車站附近）。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間，先父借了一輛橡皮輪車，把銅像搬到新住所，此處是木造房舍，又矮又小，只好讓「國父銅像」暫時站在屋簷下飽嚙風雨。

事後先父拜訪台北市長游彌堅商討後續事宜，市長允諾銅像豎立工程由市工務局全負責，再進行募款資助；當此事由記者張力耕揭露後，民眾踴躍捐款，方使先父不至傾家蕩產。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日刊登於中央日報記者李力耕先生的文章，該篇標題為「國父暨總裁銅像彫塑者—青年藝術家蒲添生」，裡面對雕塑家的辛勞有完整的描述：



圖十二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中央日報龐先生旅台記四格漫畫，為設立國父銅像呼籲民眾踴躍捐款

『生命是短暫的，藝術是永恆的。』每逢拿起彫刻刀，走進彫塑臺的時候，我就忘記世界上的一切，甚至飢餓、痛苦。

為發動豎立 國父銅像，我曾與銅像的彫塑者蒲添生先生做了幾次懇切的談話。在談話中最使人難忘、感動的，莫過於上面那一句自白。我們知道做一個彫塑家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替廟裏塑一尊菩薩很容易，但要替一個曾活在世界上的人塑一尊像，不僅在外型上相像就算了事，而要塑得使別人能從像的本身上，發覺到被塑者的思想、人格、個性和偉大特出之處。不僅這個，一個功成的彫塑品，還能使欣賞者從像上讀出作者的智慧和天才。……

『窮算什麼！既學這一行就不怕窮，我沒有發財的念頭，窮也有窮的樂處，那樂處就在我們的工作上』。蒲君這達觀的口吻和忠於藝術的態度，記者也不禁深為感動，可不是嗎：除了像專為帝王雕塑墓穴的米蓋朗基羅外，古今中外不窮的藝術家有幾個？

蒲君除了太太外，現有二男二女，最大的女兒才八歲，住在一棟矮小的木板房子裏，在蒲君家中我曾瀏覽過幾次在他擺好了彫塑台的工作室中除了四張舊藤椅一張茶几外什麼也沒有，我曾問他在工作之暇，其他有什麼愛好沒有？他笑著指著茶几上的樂園牌香菸說：『當我工作累了的時候就躺在藤椅上，抽一隻香菸，別的我什麼也不好。』

大抵藝術家都不修邊幅，羞澀寡言的，這位蒲先生也不例外，我問三句他頂多答一句，不過當我告別時他卻說了好幾句。他說：『張先生我十二分希望你這一次的發動能把 國父銅像豎立起來，如果銅像能出現大家的面前，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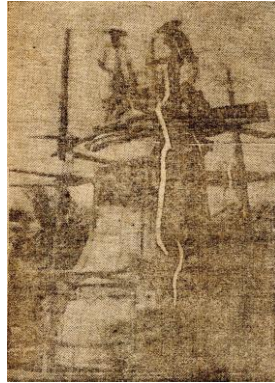
於錢根本算不了什麼，給我一點固然感謝，就是分文不給也算不了什麼，可惜我自己再窮，否則我早把 國父銅像請出這低矮的屋簷下了。』

銅像完成和開幕

當年政府有提供三處設立地點徵詢先父意見，經過思考比較過後，先父認為設立在車水馬龍的交通要道不太適合此銅像，而應該矗立在以紀念他為名的中山堂前廣場，此處安靜又高雅，應該比較適合，這個意見獲得當局的採納。這尊銅像的基座為日治時代西門橢圓公園（今捷運西門站六號出口附近）遷移而來，原本是當時日本第四任民政長官祝辰巳紀念塑像的基座，「國父銅像」完工後銅像含基座總高度約 10 公尺，雕塑台與整體周圍景觀真的如先父所觀察的，顯得非常搭配。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日由陳誠長官主持揭幕大典，出席貴賓包括台大校長傅斯年、抗日名將李友邦等多人。「國父銅像」高約三百公分，身著西式禮服，外穿大衣，左手下垂執演講稿一卷，右手插在褲袋中，雙目平視，炯炯有神但又透露出溫暖關懷，有一種為理想奔走不懈的寓意，外形為西方知識份子的形象，但精神的表現上蘊含東方的特質。在造型、服裝、手勢與姿態的選擇等都能勾勒出中山先生以知識份子所流露出來的悲天憫人情懷。筆者個人認為這尊銅像的藝術價值遠高於其政治意涵。

一九四九年開幕典禮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小故事。因為當天飄著小雨，蓋住銅像的紅布沾濕貼在銅像表面，出席貴賓李友邦副主委的長女李效群、長男李焯群擔任小花童獻花揭幕時，將彩帶拉斷了，雖然樂隊一直重複奏著國歌，但是紅布卻無法揭開，陳誠主席一直盯著先父看，表示「怎麼辦？」先父會意後馬上快跑繞到銅像的背面，沿著基座



圖十三 工人正在拆卸西門橢圓公園的銅像基座



圖十四 蒲添生正在為國父銅像上色



圖十五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圖十六 民國三十八年蒲添生親自爬上「國父銅像」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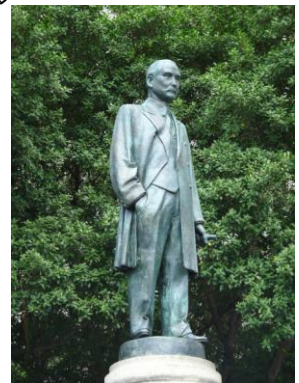
圖十七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揭幕完成，蒲添生緩緩從銅像後面爬下

的飾條，矯健地攀爬而上，而第一位見到報紙消息後捐款立像的劉世潤先生也跟著爬上協助，終於將紅布掀開，在一片掌聲之中，銅像的英姿終於展現在人們眼前。在台大校長傅斯年、市長游彌堅致詞之後，於響亮樂隊聲中及一大群象徵和平的鴿子滿天飛舞的情況下圓滿的完成了開幕典禮。



圖十八 「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 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與會貴賓於「國父銅像」前合影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由當時的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主持的台北市古物審議委員，會開會審議後決定「國父銅像」為一般古物，之後於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由台北市政府公告，肯定其具有歷史、文化以及藝術價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九日，在「國父銅像」設立六十週年紀念的前一天，文化局邀請了當年與會貴賓的第二代共襄盛舉，參加「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 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其中包括陳誠的公子陳履安先生，李友邦的公子李力群先生，及銅像作者蒲添生的後代家屬等。這一年，台灣因為「莫拉克」颱風造成重大災害而取消各項國慶活動，「國父銅像」的紀念活動成為與會來賓所說的「唯一的一個國慶慶典」。



圖十九 民國九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同時也是「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的邵銘煌執行長，上台致詞前就先自嘲一番，他說非常不可思議，自己來來回回經過中山堂廣場這麼多次，竟然不知道有個如此重要而且特別的國父銅像。當他仔細端詳後，發現處處可見蒲添生先生的用心，判斷這尊銅像頭部呈現的是孫中山先生晚年的相貌，內着西裝是 1912 年開國初期的款式，外着大衣是開國後祭明孝陵時才有的裝扮，手放褲袋的優雅姿態是 1916 曾於上海哈同花園時的留影，至於左手上拿的類似講稿，蒲添生先生塑像的原意是三民主義講稿，他認為可能是建國大綱。



圖二十 蒲添生的「連雅堂像」



圖二十一 蒲添生的「陳老太太像」

先父的「國父銅像」奠定了他藝術生涯的基礎。成名之後，委託工作也接踵而來，譬如大型戶外紀念像有台南火車站前的地標「鄭成功銅像」；胸像有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像、台灣醫界第一人杜聰明像、國父之子孫科像、台南前輩企業家吳尊賢、吳修齊董事長像、日本時代台籍法官第一人的黃演渥像、第一至第三任的台北市市長黃朝琴像、游彌堅像、吳三連像等等上百尊，幾乎是台灣近代歷史



圖二十二 「國父銅像」如同將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

的縮影。其中一尊「陳老太太像」為民國三十三年受託塑造陳醫師之母，將那個時代母親堅毅的形象完整表達出來，筆者認為這尊半身銅像可以說是「台灣的阿嬤」。此像具有強烈的量感、觸感、情感及張力，因此有人形容這件作品為比羅丹還羅丹，民國九十七年國立台灣美術館獨具慧眼，典藏此胸像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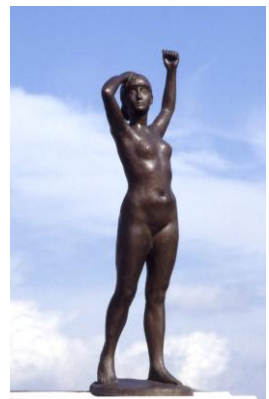
西洋古典之人體雕塑起源於希臘，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盤西化，引進西洋美術，先父所學乃是從日本而來的古典雕塑技法，強調全身骨骼肌肉線條的流暢感，因此 360 度環形基座尤其適合「國父銅像」。當民眾觀賞銅像繞到作品背面時，真的會感受到，國父孫中山先生不是硬邦邦的罰站，而是想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相同的，先父的古典雕塑理想，也和「國父紀念館」有著關聯，讓他的作品踏出國際的第一步，繞了地球半圈，重回古典雕塑盛行的歐洲，站在巴黎大皇宮美術館法國沙龍學會的展場。

先父的「陽光」(高 81 公分)這件作品，原擬於民國七十一年「全國美術展覽會」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但當時民風仍然保守，「國父紀念館」展拒絕任何裸體作品展出，故該展相關之裸體作品全部移師至附近之「春之藝廊」展覽，是年引發「藝術與色情之爭」。特別的是，當時有一位楊姓女記者不滿當局這樣的處理而召開藝術與色情論壇，意外的因為這段機緣，成為先父的第三個媳婦。而民國九十七年，在先父過世 12 年後，「台灣雕塑學會」主辦的「台灣生命力二〇〇八雕塑大展」於「國父紀念館」展出，蒲家三代作品一同獲邀展出，在二十六年前因「裸體對國父不敬」而被拒的「陽光」作品，重回「國父紀念館」展出並獲大批媒體記者採訪，真是始料未及。

「陽光」取材法國籍模特兒，模特兒身材具娟秀的氣質，姿態自然，神情昂然的在甦醒以及正在呼吸新鮮空氣的模樣，其內在生命張力豐沛，線條優雅，神情昂然地迎向陽光，享受生命。此作品雖是中型作品，但是線條卻具有強大的氣勢力量，令人不得不駐足觀賞。

羅丹(Rodin 1840-1917)的「青銅時代」(L'Age de l'Airain)作品，不只是描述一個年輕男性的甦醒狀態，而且也是在描寫一個時期的文化甦醒；我們也發現到「青銅時代」的男性造型與「陽光」女體姿態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意境也似曾相識，更巧的是，這兩件作品都是從被拒絕到被接受。這種時代性的藝術家意向投射及社會的進步和反省，也真是藝術家的造型能力及思想達到某一種程度時，非常巧合的共鳴。

先父的「陽光」被拒後並不氣餒，反而更堅定他以人體來創作的信念繼續精進。筆者在留法時期，以「伏羲氏」於 1982 年「法國沙龍學會」榮獲雕塑類銀牌獎後，鼓勵父親一起參加，自 1983 年起先父隨後連續三屆「法國沙龍」均獲入選。當時歐洲人連台灣在世界地圖的哪一個角落都不知道時，台灣本土雕塑家能夠以西洋古典雕塑參加「法國沙龍」並



圖二十三 蒲添生的「陽光」



圖二十四 羅丹的「青銅時代」，羅丹美術館

連續獲得入選，真是在台灣的雕塑史上立下了一個里程碑。

紀念像的處理方式

由於早期創作題材均侷限在政治人物的紀念銅像，先父在許多場合被歸類為「政治雕塑家」，但是先父認為他的塑像不是在造神，而是塑造感動人的藝術品。因此在 1983 年第一件送去「法國沙龍學會」參展獲選的是和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國父銅像」同一時期所塑造的作品，名為〈詩人〉的魯迅像。而先父想要強烈的傳達的觀點和立場，是希望作品的藝術表現，能夠被古典雕塑發源地的歐洲所接受，也希望台灣的社會能夠接受他的這種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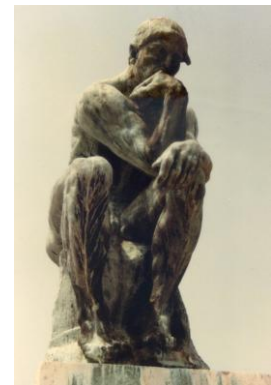
先父留日時期對魯迅的事跡很感動，感念這位華人留日前輩原本要學醫，但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乃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靈魂，先父塑造〈文學魯迅〉參加 1939 年的第十三回朝倉雕塑塾展覽會，並獲得朝倉老師的讚賞。但先父日本學成回台後並未將〈文學魯迅〉攜回，在台北大正町工作室中憑照片與記憶重塑魯迅像。在不諳政治左派右派的情況下，於民國三十六年完成後遭獲檢舉，並且登上報紙，幸因「國父銅像製作工廠」招牌而未遭搜查，他乃將此像藏在衣櫃中長達數十年。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他將魯迅像改以〈詩人〉名稱，和筆者一起參加法國沙龍，皆獲入選，台灣各大報紙一同報導父子同時獲選的消息，〈魯迅像〉因此重見天日，並隨即在民國七十二年十月的台北館前路省立博物館「蒲添生雕塑 50 年第一屆紀念個展」中公開展出，此作後來獲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羅丹的〈沉思者〉是以裸體的方式表達，肌肉發達起伏明顯，就好像他們民族性的思考邏輯，赤裸的肌肉呈現，明顯起伏是看得見的。而在先父〈詩人〉的長袍皺摺有傳達內心世界之思路的作用，那件衣服宛如是一種歷史，文化包袱的象徵，它在若隱若現中，透過外在衣服表達內面深沉的思緒。可以明顯比較出東西方藝術手法之不同。再進一步探討〈詩人〉與〈沉思者〉都是坐姿拖頸，但〈沉思者〉是緊張地思索著，它成功的營造一種量體豐厚的宇宙，以及有強大逼力的生命體。至於〈詩人〉，其意境是寧靜致遠和溫柔敦厚，它無形中表達一種文化投射，有其精神與感情的內涵孕育其中，相對於〈沉思者〉，〈詩人〉應可說是東方的沉思者。

先父塑造人像都會觀察史料，堅持表達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觀點，於民國六十四年所塑的孔子像即為一例，他在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台北館前路省立博物館個展時介紹他所塑的孔子像，認為孔



圖二十五 「魯迅像」，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作，高 72 公分，入選 1983 年法國藝術家沙龍



圖二十六 羅丹的「沉思者」



圖二十七 「孔子像」，民國六十四年蒲添生作，高 57 公分

子精通六藝，應該是文武全才，而且又是山東人，應該體格壯碩。他帶著七十二名學生周遊列國，推行有教無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具備讀書人大智、大仁、大勇的內涵，除了是教育家也同時具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風度，不應仿唐、宋畫家的藍本，以鞠躬、彎腰駝背的樣子來塑像。此觀點在塑像後三十五年後華語史詩磅礴鉅作電影《孔子：決戰春秋》裡，與孔子所展現的浩然正氣不謀而合，皆是以全人教育、文武雙全的角度詮釋孔子。此作品於 1975 年完成後，1986 年由王仁宏先生(高雄大學創校校長)代表台灣留德同學會捐贈該尊銅像給其母校德國海德堡大學，作為建校 600 週年慶典紀念，以及國民外交與宣揚中華文化之用。

先父晚年接受前總統李登輝邀請，為民國八十一年五月震驚社會的健康幼稚園火燒車意外事件中，為拯救小朋友而犧牲性命的林靖娟老師大型紀念雕像，更是其藝術生涯最後的一件大型作品。他堅持藝術創作，罹癌不願積極就醫，數次昏倒在他藝術人生的舞台上(升降機的雕塑工作台上)，抱病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如期完成林靖娟老師雕像後，隨即於五月三十一日溘然逝世，留給後人無限的追思。先父生前有三個願望，第一個是「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的完成；第二個願望是創作「二二八事件紀念像」；第三個願望是成立故居雕塑館。先父於一九九六年辭世，距今已十四年了，我們後代家屬終於於今天幫他完成了故居雕塑紀念館的遺願。

「蒲添生故居」是一個具有古典風格的日式建築，先父生前在此居住及創作長達四十多年。工作室請福州木工師傅以檜木蓋成，挑高兩層樓半，工作室上半四面都可採光，可登二樓口字走廊環繞俯視大型作品之製作，為臺灣前輩藝術家目前尚存具有歷史價值和意義的專業工作室。由於老建築日漸衰壞，為了再現建築風華，並妥善保存內部作品，我們後代經過數年的努力，終於完成「蒲添生故居」的整建工程，目前故居包括有戶外展示區、藝術走廊、紀念工作室、文物陳列室及作品陳列展示廳等，從靜態的作品、文物，到動態的影音圖像等設施，設計獨特，內容豐富，堪稱一小型雕塑博物館。

「蒲添生故居」成立，除了追思先父的孺慕之情外，更為保存他一生奉獻雕塑藝術所留下珍貴的創作成果，也為台灣雕塑藝術發展留下可徵的史料紀錄，不論從家屬私人角度與推廣文化資產大眾角度而言，均具備多重意義。

先父與先母陳紫薇（也就是著名前輩畫家陳澄波的長女）感情越老越濃郁。晚年時他們出門總是出雙入對，譬如拜訪親戚朋友、到美術館、畫廊看展覽等都是形影不離，到中山堂前廣場「國父銅像」前小坐閒談也是經常的事。以前我們偶爾可



圖二十八 民國八十四年蒲添生塑林靖娟老師紀念像工作照片



圖二十九 蒲添生生前的工作室，挑高兩層樓半，圖中為林靖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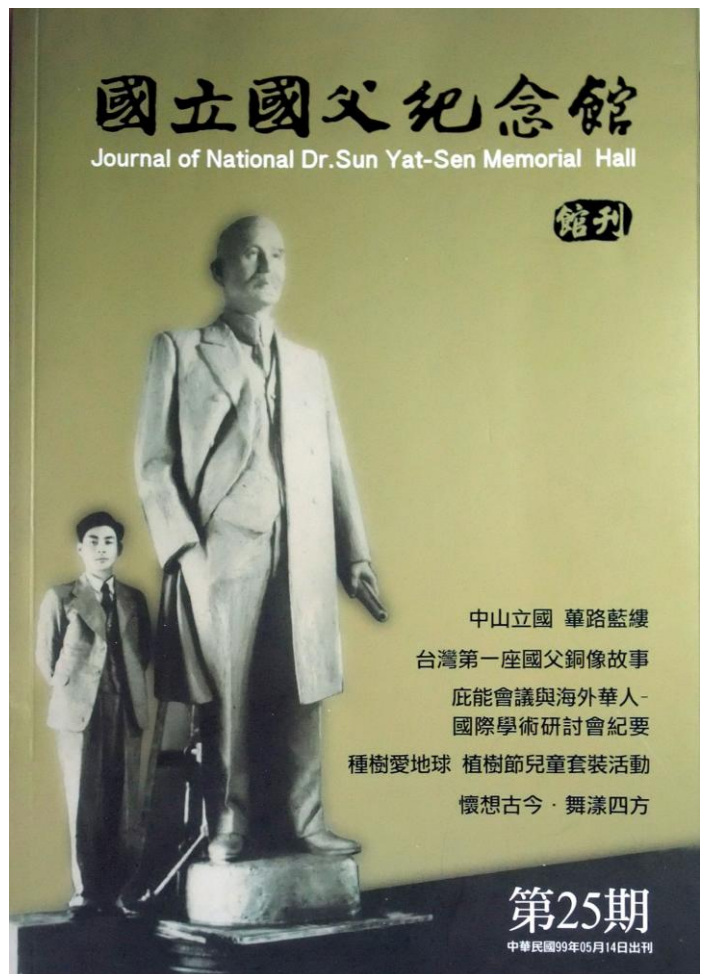
圖三十 蒲添生、陳紫薇賢伉儷合影

以看到一對老先生老太太手牽著手在廣場閒逛聊天，或者坐下來休憩，偶爾抬起頭來仰望「國父銅像」，那可能就是先父先母了！而那時候的先父內心世界裡不知有多少的感觸，但至少他的內心應該會很滿足、很安慰，因為當年要塑造這一尊孫中山立像，憑藉的只是老師朝倉文夫所託付的照片以及陳以益先生提供的照片就把它完成塑造，真是不簡單，而且又塑造得那麼精采，如果把它放在世界上有名的紀念像旁邊，譬如故宮裡法國著名藝術家朗度斯基（Paul Landowski）所雕刻的大理石國父坐像旁邊，一點也不會遜色，這就是他的功力。況且這件作品是他初試啼聲的的大型作品之一，具有大將之風，而且充滿自信。真是難能可貴！我的大舅陳重光說先父的腦波就像電腦，而他的手就像魔術的手，誠然如此。

當社會淡忘了有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前「國父銅像」時，藝術評論學者呂清夫教授曾在網站「也管他人瓦上霜」中發表一篇文章，提醒社會重視文化資產，免於淪為失憶之島，其中提到的一件作品就是先父的「國父銅像」。筆者於文大美術系任教的前期學生林英斌，在後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呂清夫老師的這種精神感召下，於二〇〇九年完成以這尊銅像為研究主題的「蒲添生孫中山立像研究」，以學術及藝術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作品，而筆者個人則是希望喚起大眾認識這件作品在台灣近代雕塑史上的價值，以及蒲添生在台灣近代雕塑史上先河開端點上的奉獻和努力。

（作者為雕塑家蒲浩明，蒲添生長子，文化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附註：本篇文章刊載在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第二十五期，中華民國 99 年 05 月 14 日出刊，第 008 頁~第 019 頁。



圖片 (初稿)

封面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建議館刊封面)
圖一	民國三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二	民國九十八年台北中山堂前廣場的「國父銅像」遠景
圖三	銅像底座後方的簽名「台灣嘉義 蒲添生謹作」
圖四	蒲添生年輕時赴日學藝，在朝倉文夫雕塑工作室中與作品合影
圖五	1941 年朝倉文夫老師贈蒲添生的孫中山先生相片，告知日後必定大有助益
圖六	蒲添生(右下站立者)於雕塑講習會授課，當時台灣學校無雕塑科系
圖七	朝倉文夫老師於 1934 年所塑本因坊秀哉像
圖八	日本技師和田喜代助留用證明
圖九	保留於蒲添生故居的鑄銅工具
圖十	銅像的藍本－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後留影
圖十一	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與「國父銅像」泥塑模型合影
圖十二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中央日報龐先生旅台記四格漫畫，為設立國父銅像呼籲民眾踴躍捐款
圖十三	工人正在拆卸西門橢圓公園的銅像基座
圖十四	蒲添生正在為國父銅像上色
圖十五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圖十六	民國三十八年蒲添生親自爬上「國父銅像」揭幕
圖十七	民國三十八年「國父銅像」揭幕完成，蒲添生緩緩從銅像後面爬下
圖十八	「台北市中山堂國父銅像設立 60 週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與會貴賓於「國父銅像」前合影
圖十九	民國九十八年「國父銅像」近景
圖二十	蒲添生的「連雅堂像」
圖二十一	蒲添生的「陳老太太像」
圖二十二	「國父銅像」如同將要踏出理想的那一步
圖二十三	蒲添生的「陽光」
圖二十四	羅丹的「青銅時代」，羅丹美術館
圖二十五	「魯迅像」，民國三十六年蒲添生作，高 72 公分，入選 1983 年法國藝術家沙龍
圖二十六	羅丹的「沉思者」
圖二十七	「孔子像」，民國六十四年蒲添生作，高 57 公分
圖二十八	民國八十四年蒲添生塑林靖娟老師紀念像工作照片
圖二十九	蒲添生生前的工作室，挑高兩層樓半，圖中為林靖娟像
圖三十	蒲添生、陳紫薇賢伉儷合影

